

文 學 叢 刊 第 一 輯



文 懷 沙 主 編

魯 迅 詩 論

司 空 無 忌

文 光 書 店 印 行

# 魯迅舊詩新詮

司空無忌編著

里慶又著詩箋發行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# 魯迅舊詩新詮

版權・禁翻印

編著人 司空無忌

發行人 汪聲潮

發行者 重慶文光書店

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基本定價 元正

引

言念我們這位文壇的歷史巨人，再矚目今日舉世狂瀾滔滔；如果我們的神智還不算過份昏頹的話，我們自然會具有一種比較清明的認識。

魯迅先生的偉大，早成定論；自無勞任何人的辭費。所以一切虛妄的諛頌，以及近似蛇足的解釋；都無存在的必要。記得這位巨人早已先知地說過：『文人死後，言行兩亡；而這遺骸還會成爲別人沽名釣譽的工具，這是可嘆的。』（大意如此）我們細思這幾句話，不由得感到一陣澈骨的寒冷；在十里洋場的大都市底所謂高等社會中，我們無由找到些許人與人之間的溫暖，魯迅先生的慨嘆我們又曷能增損一字呢？

然而，對於魯迅先生其人與其文的研究，我倒以爲是一件重要甚至是必需的；茅盾先生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。過去從事這一方面工作的人，



似乎不算少；據我所知道的有許壽裳，孫伏園，胡風，李長之，歐陽凡海，荊有麟諸先生。我深以為對於一位巨人全般的研究與理解，必需首先從事由各部份材料之收集開始。

詩，詩人；魯迅先生是向不以詩人自命的；因此有許多讀者也就忘記了魯迅先生在這一方面成就。

其實，這位巨人，一如任何一個偉大的靈魂；也必然地走過一道幽黯並且寂寞的旅程，那一股剛勁的滋生自心靈深處的寂寞；也正是他日後對人世憎愛，所以分明的基石。

舊詩，這古老的形式，向來不為魯迅先生所重視，所以極少寫，寫好了也是隨寫隨丟。（這却真苦了我們這班愛收集魯迅文獻的人。）說到這古老的形式的價值如何？是否應該被淘汰；那是另一問題，我們今天願意讓牠比較完整的呈現在同好之前者，只是看一看我們的這位巨人在舊瓶裏放的是些什麼新酒而已。這或許不為魯迅先生的遺意所首肯吧？不過看我們愚昧的

一羣所深具的虔誠上，我願有理由獲得這位巨人的諒解。最重要的說明，還是那句老話；這些詩不足被魯迅先生所重視的。

現在應該說到這冊詩的收集了。柳亞子先生說得好，舊詩像鴉片，一吸上就不易戒掉。我就是在那種意義下的鴉片鬼。魯迅先生的舊詩最爲我所愛好。從抗戰前，我就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。前年我在四川白沙教書時，有機會和魏建功先生見面，魏先生也和我有同好，據說對於魯詩收集用力最勤的是柳非杞先生，非杞是我的好友。於是我得到借鈔的機會。這冊新詮所以能完成，特別應該感謝魏柳兩先生的幫助。高朗弟主編重慶「國民副刊」，要求讓這書的初稿在國民公報連載。「新詮」不免有蛇足之譏，然而却想不到被何其芳等諸先生所謬許，這樣，我才敢厚顏地讓這隻「四脚蛇」出世。

魯迅先生對於舊學造詣的湛博，也是用不着申說的，他的詩不唐不宋；他是不做古人的奴隸的。勉強說（依我的目光）也許有些漢魏詩的味道，樸實無華；辛辣明快處又爲古人所不如了。



好了，不必再加蛇足了。

以上算是一般可以有亦可無的廢話。

是爲引！

魯

三十五年深秋司空無忌於上海。

迅

此書初稿甫成，承茅盾先生改正錯誤之處甚多；謹致敬謝之意。

舊

茅盾先生是不會喜歡這種不足明證的解釋的，然而，我却不能不犯這次

詩

文字的罪孽。希望我能有贖罪的機會。

新

證

這書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必多，我的初意只是盼切能藉此發現我所有的誤解。一切指摘和譴責，我都樂於接受；只要是善意的。

司空無忌記於付梓前

一·自題小像 一九〇三年作

靈臺無計逃神矢，

風雨如磐黯故園。

寄意寒星荃不察；

我以我血薦軒轅。

司空無忌按；此詩爲魯迅翁二十三歲時所爲，一九〇三年乃據許壽裳先生所臆斷，信否，尙待達人詳爲考定焉！

又；三句「寄意寒星荃不察」，迴曲甚多；魯迅翁之寂寞感或由斯可知。

又；荃不察。「荃不察予之衷情兮，反信讒而齊怒」（見楚辭）



二·悼范愛農 一九二二年作

我於愛農之死爲之不怡累日，至今未能釋然。忽成詩三章，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入，真是奇絕！辟歷一聲，今錄上，希大鑒定家鑒定，如不惡乃可登語一民興亡也。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，然我亦豈能已於言乎？

其一

風雨飄搖日，

余懷范愛農

華顛萎寥落，

白眼看雞蟲。

世味秋荼苦，  
人間直道窮。  
奈何三月別；  
竟爾失畸躬。

其二

海軍國門碧，  
多年老異鄉。  
狐狸方去穴；  
桃偶已登場。  
故里寒雲黑。



魯迅舊詩新詮

炎天凜夜長。  
獨沈清冷水；  
能否滌愁腸？

其三

把酒論天下，  
先生小酒人。  
大園猶酩酊，  
微醉合沈淪。  
幽谷無窮夜，  
新官自在春。

舊朋雲散盡；

余亦等輕塵！

司空無忌按；詩人之寂寞不減，感慨依舊。惟白眼看雞蟲一語，矜持已極。詎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哉？狐狸出穴，桃偶登場。炎天故里，夜長雲黑。獨沈清冷之水，又安足滌盡愁腸乎？寂寞不死，先生千古！予當三復斯言。

魯 迅 舊 詩 新 聲



三。送 O E 君攜蘭歸國 一九二二年作

椒焚桂折佳人老，  
獨託幽巖展素心，  
豈惜芳心遺遠者？  
故鄉如醉有荆榛。

司空無忌按；O E 君乃日本籍，先生此詩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幽蘭貽遠庸惜？故國荆榛堪悲！寄意當代秦皇漢武，冀有悟焉！

四·剝曹子建七步詩 一九二五年作

煮豆燃豆箕，

豆在釜中泣。

我燼你熟了；

正好辦教席。

司空無忌按：此風教席也，慨乎今日，教育界亦是登仕生財之另一途徑也。至於小教員，清則清矣；（清苦）高則未必。嗚呼！先生善剝，呻吟之餘，我欲無言。

五。弔盧騷 一九二八年作

記得三國志演義記袁術（？）死後，後人有詩嘆道：「長揖橫刀出，將軍蓋仗雄。頭顱行萬里，失計殺田豐！」當三個有閒之暇也，活剝一首，來弔盧騷；

脫帽懷鉛出，

先生蓋代窮。

頭顱行萬里；

失計造兒童。

司空無忌按；是詩沉痛處，在結句，我欲起盧騷問之：「何失之有？」窮字說文不從貝，則魯迅先生亦是蓋代窮士，嘻！斯何言也？



六·剝崔顥黃鶴樓詩 一九三三年作

闊人已騎文化去，  
此地空餘文化城。  
文化一去不復返；  
古城千載冷清清。  
專車隊隊前門站，  
晦氣重重大學生。  
日薄榆關何處抗？  
煙花場上沒人驚。

司空無忌按：文化城此處指北平。文化似千里馬，故爲伯樂闖人騎去云云。實則闖人分伯仲，若當代委員分特，簡，荐，委然。伯樂雖去，仲樂仍在。（若仲樂出洋考察，則叔，季繼之），前門專車，絡繹不絕，古城固未嘗冷清，質之先生亡靈，以爲如何？

七·王道 一九三三年作

其一

文化班頭博士銜，  
人權拋却說人權。  
朝庭自古多屠戮；  
此理今憑實驗傳。

其二

人權王道兩翻新，  
爲感君恩奏聖明。



魯迅舊詩新詮

虐政何妨援律例；  
殺人如艸不聞聲。

其三

先生熟讀聖賢書，  
君子由來道所孤，  
千古同心有孟子；  
也教肉食遠庖廚。

其四

能言鸚鵡毒於蛇，  
滴水微功漫自誇。

好向侯門賣廉恥；

五千一擲未爲奢。

司空無忌按：王道四首蓋刺胡適大博士。胡博士早歲留美，爲杜威博士高足，故其治學從實驗主義入手。次首爲虐政亦有律例可循，夏桀商紂，其道不孤。甚矣；胡大博士妄傳實驗主義之爲患也！

孟子云；「……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」是則，竊不開其聲，雖入肉亦可大略之也。掩耳盜鈴，亞聖（？）不免。曾憶史記載漢高祖之父被囚質於項羽，高祖致書羽曰；「吾翁卽若翁，若烹若翁，幸分吾一羹，」嘻！吾國之所謂忠孝精神，固有道德，蓋如是！千古與胡大博士同心者，庸止孟軻一人而已哉？

司空無忌曰：欲以賤價出賣廉恥者多矣。惟侯門雖缺此物，亦不欲買進，蓋此物不能充飢，不能保暖。抑尤不能囤積以居奇，達官顯仕咸避之

魯迅舊詩新詮

不納，能言鸚鵡所以能一賣成功者，厥故忽在其毒於蛇耶？

比聞大博士月內已遠離故鄉（？），重返中國，就北京大學校長。若區區按語能共魯迅遺詩同蒙博士一讀，則豈請三省自身，毋一嗤了之。庶免尊涕有汚函服云。



八·贈日本歌人 一九三一年作

春江好景依然在，  
遠國征人此際行。  
莫向遙天望歌舞；  
西遊演了是封神。

司空無忌曰：詮斯篇時，適憶魯聞一多先生在昆明遭暴客踐踏，謹采此詩爲聞先生真。遙矚京華紫蓋，虛山風雨。而行屍走肉，築室道謀，西遊不絕；惟人哉！猶與是時。對神榜，但見怪力亂神。吁！吾不禁悲一多先生曷不識時勢之劇？

魯迅舊詩新詮

九。無題 一九三一年作

大野多鈎棘，  
長天列戰雲。  
幾翼素裊裊；  
萬籟靜暗暗。  
下土惟秦醉，  
中流輟越吟，  
風波一浩蕩，  
花樹已蕭聲。

魯迅舊詩新詮

司空無忌按：此詩古樸已極，聲韻沉鬱。今日讀之，慨傷倍增。收句：「風波一浩蕩，花樹已蕭聲。」意境高絕！若擬為當前感時之作，其誰曰不宜！

十·湘靈歌 一九三一年作

昔聞湘水碧如染，  
今聞湘水胭脂痕。  
湘靈粧成照湘水；  
皎如皓月窺彤雲。  
高丘莫莫寂涼中夜，  
芳荃零落無餘春。  
鼓完瑤瑟人不聞；  
太平成象盈秋門。



司空無忌按；此詩得楚辭之遺緒，蓋悲芳莖之零落云。

「皎如皓月」，本諸史遷屈原列傳；「推此志，與日月爭光可也。郭沫若氏爲吾湘靈懷沙圖題有古風一首，結句曰；「光爭日月皎」所援本同。

「高丘寂寞」，見離騷；「哀高丘之無女。」

司空無忌曰；「鼓完瑤瑟，猶不爲人所聞，斯不足悲。可嗟傷者太平成象盈秋門耳。」

魯迅舊詩新詮

十一、無題 一九三一年作

其一

大江日夜向東流，  
聚義羣雄又遠游。  
六代綺羅成舊夢；  
石頭城上月如鉤。

其二

雨花臺邊埋斷戟，  
莫愁湖裏餘微波，

所思美人不可見；

歸憶江天發浩歌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義山無題詩皆爲有情詩，吾於先生所詩亦作如是觀。古人寫情善以寫景出之；著墨不多，而空靈有緻。人間詞話標榜境界，白雨齋則拈出沉鬱兩字。吾則獨低徊於空靈。試三讀此二絕句之收結，便知吾言之不謬也。」

魯迅翁受靈均賦影響甚大，若前詩「荃不察」，「高丘無女」及此詩「所思美人」。格調之高於斯可見。

十二·送增田涉君歸國 一九三一年作

扶桑正是秋光好，  
楓葉如丹照嫩寒。  
卻折垂楊送歸客；  
心隨東棹憶華年。

司空無忌按；增田涉乃日本籍，此詩風格較幽美。「楓葉如丹照嫩寒」可謂清新之極。「心隨東棹」句，又可彷彿其一往之情深耳。



十三·無題 一九三二年作

血沃中原肥勁艸，  
寒凝大地發春華。  
英雄多故謀夫病；  
淚灑崇陵噪暮鴉。

司空無忌按：此詩沉鬱極矣，今日讀之，倍覺神傷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予於宋人詞，獨賞希文「將軍白髮征夫淚」之句；予於魯迅詩，特賞其「淚灑崇陵噪暮鴉」之句。

猶憶徐蔚南氏，三年前初至渝都；頗不得意。輒爲舊詩以自娛，多感時撫世之作。予今日所能憶及者，惟其無題絕句之收句。「白骨堆中一朵

魯迅舊詩新

花。耳

予近作古風一首：有，「遙念陳獨秀，何如胡適之？」之句。

嗚呼！人生也者；「鳥語花香，流水行雲。」八字而已。賞音者當無勞辭費矣！

十四·偶成 一九三二年作

文章如土欲何之，

翹首東雲惹夢思。

所恨芳林寥落甚；

春蘭秋菊不同時。

司空無忌按：春蘭秋菊句本諸楚辭，「春蘭兮秋菊，長無絕兮終古。」

司空無忌曰：「文章憎命達，魑魅喜人過。」昔人言之者多矣。千載依

然！又烏足以道，衆芳薺穢，不獨寥落甚也，時俗流從，孰無變化？椒蘭

若茲，何芳能祇？吁！吾何言哉？

十五·贈蓬子 一九三二年作

暮地飛仙降碧空，  
雲車雙轎挈靈童。  
可憐蓬子非天子；  
逃去逃來吸北風。

司空無忌按：蓬子即姚蓬子，即今日作家書店大老板是也。此詩頗恢諧，爲世習誦，不多贅。



十六·一二八戰役作 一九三二年作

戰雲暫殫殘春在，  
重炮清歌兩寂然。  
我亦無詩送歸棹，  
但從心底祝平安。

司空無忌按；一二八之役，魯迅先生已由閩北遷居租界。先生痛苦殊甚，然又不忍擱筆。「心底祝平安」亦是無可奈何之辭耳。

魯迅舊詩新詮

十七。教授雜詠三首 一九三二年作

其一

作法不自斃，  
悠然過四十。  
何妨賭肥頭，  
抵當辨證法。

其二

可憐織女星，  
化爲馬郎婦。

烏鵲疑不來；

迢迢牛奶路。

其三

世界有文學，

少女多豐臀。

雞湯代豬肉；

北新遂掩門。

司空無忌按；承茅盾先生見告；第一首，蓋調侃錢玄同。錢曾云；人過四十，便可死掉。後錢年逾不惑；可謂「作法不自斃」矣。其次則係趙景深也。或曰趙為北新書局贅婿，登龍有術。賭肥頭一語，讀之令人噴飯。英語

天河爲 Mill. Way, 趙誤譯爲牛奶路。憶昔年蘇雪林曾有董，吉訶德先生之笑話。譯：乃援例稱蘇女士爲「密斯，蘇雪林小姐」。吉訶德既爲「董卓」哲嗣；則蘇雪林宜爲「密斯」之令媛矣。

又憶三年前暑假中，一日與焦菊隱，洪淺哉，馬彥祥，小酌於天官府牛肉館。同座有史小姐者，擬去北碚投致下大學。

洪大炮問曰：「你爲甚麼不去致 F 大學？」

史答：「S 大學外文系沒有甚麼名教授，而 F 大學有恁和萬先生（指曹禹），所以我決定致復旦。」

「致 S 大學！致 S 大學！我勸你致 S 大學！」洪大炮牢騷大發。「名教授！哼，跟你說實話，真正做學問，真正有學問的人，其名絕不爲你們及一般社會所聞。這種人謂之學者。……若我和曹禹，不客氣的說，謂之名流。名流未必有真學實學，不過上課會吹會混而已。所以我勸你，如果只是爲了這一個原因，還是去致 S 大學的好。」大炮言次，不勝嚙唏，焦，馬或咸謂



其酒後囁語耳。

余退而三思其言，憮然者久之。蓋余雖非忝列名流，亦是粉筆驅子也。

嗚呼！三代以降，莫不好名。苦究實學者，寥若晨星。是故君子曰：「名者，實之虛。」良有以也！

慨乎末世，文學大家；魚鱗比櫛（？），不朽偉著，汗牛充棟（？）。雞湯與豬肉齊舞，文學共豐臀一色。

哈哈一笑，掩門大吉！

十八·紀念柔石逃日旅郎作 一九三一年作

慣於長夜過春時，  
挈婦將雛鬢有絲。  
夢裏依稀慈母淚，  
城頭變幻大王旗。  
忍看朋輩成新鬼，  
怒向刀叢覓小詩。  
吟罷低眉無寫處，  
月光如水照緇衣。

司空無忌接；柔石真姓名不詳，魯迅先生疑其趙姓。貝多芬：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惜價更高。若爲自由故，二者俱可拋。」一詩，卽爲柔石所逐譯者，先生特賞之。柔石以「思想問題」與胡也頻等令時死難。先生斯時隱避某書商處，幸得免。彼時操刀者爲某將軍。予數年前任戰地記者，曾與某將軍邂逅，將軍手執魯迅全集一卷，凝神細讀。予問之曰：「此書寫得如何？」答稱，「極好！」予卽詰難之曰：「將軍昔年曾欲捕殺之，是否因爲極好之故？」將軍有愧怍之色，強答辯曰：「那是上司命令。」予又詢之曰：「設將軍令尊大人無過，甚或極好。將軍如受上司命令，是否亦欲補殺之耶？」將軍辭窮不能答，予因直道，以文字罹災。次年下於囹圄，幾頻死境。得將軍力援，事大白，乃得脫。斯或魯迅翁死後文字有靈所以致之歟？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詩爲魯迅翁舊詩中，最爲世所習誦者。正氣凜然，情意無限。言爲心聲，非矯辭者可爲也。郭沫若氏曾有和詩，亦是至情血淚之作。當可並存不朽。」

司空無忌又按：此書初稿甫定，得識吳文偉先生，吳爲柔石妻弟，乃藉知柔石詳歷，特紀如次；柔石真姓名爲趙平復，浙江寧海人也。畢業於北京高師。沉默寡言笑，少負大志，慕鄉先進方正學先生之爲人，嫉惡如讐，從容就義；所譯貝多芬「自由」一詩，不啻爲其像贊。遺一妻二子一女，二子皆學師範。長子帝江，現執教於寧波某小學。年僅二十一歲，有父風，次子德鯤尙在師範肄業。百年樹人，其志不懈。潛龍伏水，待時而起。迅翁天上有知，當爲柔石有子賀也。

十九·贈鄔其山 一九三一年作

廿年居上海，  
每日見中華。  
有病不求藥；  
無聊纔讀書。  
一闢臉就變，  
所砍頭漸多。  
忽而又下野，  
南無阿彌陀。



魯迅舊詩新詮

司空無忌曰：「鄔其山者，內山完造之中國化名也。此詩尖諷之極，不愧魯迅手筆。」一關臉就變，所砍頭漸多，「滑稽之至，天壤奇文。我也管不得上野下野，唸他一聲阿彌陀如何？」

二十·自嘲 一九三二年作

運交華蓋欲何求？  
未敢翻身已碰頭。  
破帽遮顏過鬧市，  
漏船無底江中流。  
橫眉冷對千夫指；  
俯首甘爲孺子牛。  
躲進小樓成一統，  
管他冬夏與春秋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抒文化工作者共同之悲哀也。祖國雖遼闊，而吾人呼吸維艱，或謂吾國缺乏巨量之養氣云。」

此詩，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一聯。膾炙人口，夏衍曾有雜感一篇，顏曰：「做大衆的牛」蓋本此。

「小樓一統」之句，活畫阿Q，民族之病癥如此，爾我皆不免也。

二十一·所聞 一九三二年作

華燈照宴做豪門，  
嬌女嚴裝侍玉樽。  
忽憶情親焦土下：  
佯看羅襪掩啼痕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詩命意頗晦，或謂魯迅翁多物外之感，與畫悲來，所以致此歟？」

茅盾先生語予曰：「曾見魯迅之友某名畫家作一畫，畫一羣日本軍人浪人飲酒作樂，數被虜中國少女飲淚陪宴；畫上即題此詩。迅翁「所聞」其斯乎？」

二十二·無題 一九三二年作

其一

故鄉黯黯鎖玄雲，  
遙夜迢迢隔上春。  
歲暮何堪再惆悵；  
且持扈酒食河豚。

其二

皓齒吳娃唱柳枝，  
酒闌人靜暮春時。



無端舊夢驅殘醉，  
獨對燈陰憶子規。

其三

洞庭木落楚天高，  
眉黛猩紅澹戰袍。  
澤畔有人吟不得，  
秋波渺渺失離騷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無題有情」之論，吾於前者已闡及矣；茲不更爲鋪陳。三首中，各有所指；其思系一也。余最善其尾章，寄意無限。「洞庭木落」本諸楚辭；「嫋嫋今秋風，洞庭波今木葉下。」唐人脫胎之爲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」屈子餘韻，千秋不絕。魯迅亦當爲之。

低徊不已。

「眉黛新紅澹戰袍」，好一個澹字也。

離騷一卷，與當道不容所爲作也，於是澤畔有人行不得之苦，若乎漢室重光。尙有待優生口誦心傳。

二十三·答客誚 一九三二年作

無情未必真豪傑，  
憐子如何不丈夫。  
知否興風狂嘯者；  
回眸時看小於菟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豪傑有情，丈夫必毒。情邪？毒邪？先生自置何地？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。興風狂嘯，且需注意乎身後有虎！」

二十四·贈畫師 一九三二年作

風生白下千林暗，  
霧塞蒼天百卉殫。  
願乞畫家新意匠，  
只研朱墨作青山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詩頗有浪漫氣息，予嘗謂一偉大作家皆有其兩面性。由錯綜矛盾之世象中；或天上，或人間；或想像，或現實；然後覓其最終路線焉。正惟百卉皆殫，千林暗晦。於是乃有「作青山」之語，其心苦矣。」

然細研此詩三句，「願乞畫家新意匠」，「乞」字與「新」字，似皆寓深意

魯迅舊詩新

者。

茅盾先生曰：「畫師王姓，予曾晤及，惜不能憶其名矣。王君擬去蘇聯深造，魯迅因脫贈此詩。」



二十五·二十二年元旦 一九三三年作

雲封高岫護將軍，  
霆擊寒村滅下民。  
到底不如租界好，  
打牌聲裏又新春。

司空無忌曰：乍論此作，以爲冷嘲，予不然之，予曰此熱諷也，熱諷有殊於冷嘲。

諺曰：「只許官家放火，不許民間點燈。」於是太史公曰：「勇怯，勢也。」勢利之說，古人久稔之矣。

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，」一夫之夫，與萬夫之夫，皆是同樣的天字出

頭。萬夫所以莫入，考其故當在那關字上。我亦未能免俗，賣牠這個關子，讀者三思。

將軍者，一夫之夫也，雲封高岫者，關也，下民者，萬夫之夫也。所以爲靈鑿者，此村太寒之故了。

「到底不如租界好，打牌聲裏又新春。」讀此兩句，再瞑目靜思。『副大將從容風度，令人羨煞。』

二十六。題吶喊 一九三三年作

弄文羅文網，

抗世遠世情。

積毀可銷骨；

空留紙上聲。

司空無忌按；此詩爲自題文集吶喊作。

予贈王震寰氏詩有句曰；「世塗最是風波惡，何用區區口舌爭。」與魯迅翁「空留紙上聲」同一慨傷。老杜詩云；「文章憎命達，魑魅喜人過。」文章胡爲乎憎命達？魑魅胡爲乎喜人過？曰；無他，孔子作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於是夫子如喪家之犬。居高位者，多是牠媽的，豈能使夫子達哉？

二十七·題彷徨 一九三三年作

寂寞新文苑，

平安舊戰場。

兩間餘一卒；

荷戟獨彷徨。

司空無忌按；此詩爲自題文集《彷徨》作

歌人之最大悲哀爲舉世皆聾；畫家之最大悲哀爲四顧盡盲；戰士之最大悲哀，厥爲無所施其干戈。此沉睡了的世界，呼之不應。於是魯迅就其最大之悲憫心境下，寫出「荷戟獨彷徨」一句。

二十八。淖楊銓 一九三三年

豈有豪情似舊時，  
花開花落兩由之。  
何期淚灑江南雨。  
又爲斯民哭健兒；

司空無忌曰；此詩寫得摯情，轉合處有唐音；判異其一貫風格；「何期淚灑江南雨」一揚，忽抑而出「又爲斯民」之句。老淚縱橫，何其感人之深也。



二十九。題三義塔 一九三三年作

三義塔者，中國上海閘北三義里遺鳩埋骨之塔也。在日本農人共建之。

奔霆飛燹殲人子，  
敗井頽垣賸餓鳩。  
偶值大小離火宅；  
終遺高塔念瀛洲。  
精禽夢覺仍啣石，  
鬥士堅言共抗流。  
度盡劫波兄弟在，

### 相逢一笑泯恩仇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遺高塔，念瀛洲歟？精禽夢覺，仍啣石歟？以土埋骨者已僂；啣石填海者，更僂；題塔詩者，直是大傻瓜。惜乎大傻瓜今世不可見，吾不禁爲這聰明人之世界悲。」

相逢一笑，非猶卽冷。

恩讎等閒，天下爲公。得毋夜長夢多，夢見了，急急如敕令……無常？  
嗚呼！

三十·無題 一九三三年作

禹域多飛將。

蝸廬賸逸民。

夜邀潭底影；

玄酒頌皇仁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詩頗費解，或曰此紀吾蝸廬逸民之苦悶也。吾於三呼萬歲時，直不知身在天上抑人間？時勢萬變，笑彼大英帝國，雖立憲猶未能廢帝制也。朝三暮四；暮四朝三，在晉則X，在楚則Y，在魯則春秋；其幾則一也。胡塗詮此，不知所云？」

三十一。悼丁君 一九三二年作

如磐夜氣壓重樓，  
剪柳春風導九秋。  
瑤瑟凝塵清怨絕；  
可憐無女耀高丘。

司空無忌曰：低氣壓的世界，白晝尙竄息爲苦，況是夜間？屈原覓高丘無女以爲哀，魯迅則哀高丘無女以俟屈子高賞。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。欣賞蓋緣於了解。亦云大難矣。魯迅翁所以悼丁君，其立意或以是歟？

又據茅盾先生云：丁君指丁玲，蓋斯時傳聞丁玲故世。丁玲湘人也，用

魯迅舊詩新詮

湘典悼湘人，宜哉。

又：予之所見，乃就詩抒意，不明細曲，或咸以吾意爲然也。甚矣，詮事之不易也。姑存原詮，藉知蛇足之愚。



三十二。贈人二首 一九三三年作

其一

奏女端容運玉箏，  
梁塵踴躍風夜輕。  
須臾響急冰絃絕；  
但見奔星勁有聲。

其二

明眸越女罷晨裝，  
苜水荷風是舊鄉。

唱盡新詞歡不見；

旱雲如火撲晴江。

司空無忌曰；兩詩皆無陳襲語，「絮與響急冰絃絕，但見奔星勁有聲。」力量無限，如聞其聲。「旱雲如火撲晴江」好一幅圖畫也。

三十三·無題 一九三三年作

一枝清采妥湘靈，

九畹貞鳳慰獨醒。

無奈終輸蕭艾密；

卻成遷客播芳馨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『是何楚晉之多也』

屈子曰：「何昔日之芳艸兮，今直爲此蕭艾也？」無忌援春秋以解之曰：『無他，一薰一蕕，十年尙存其蕕。』此所以蕭艾爲密也，若更無遷客，爲播芳馨，則光天化日之下，莫非臭土；宜乎臭蟲所居矣。

三十四·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一九三三年作

錢王登假仍如在，  
伍相隨波不可尋。  
平楚日和憎健翮；  
小山香滿蔽高岑。  
墳壇冷落將軍岳，  
梅鶴淒涼處士林。  
何似舉家遊曠遠，  
風波浩蕩足行吟。

魯迅舊詩新詮

、司空無忌曰：「郁達夫籍富陽，地臨富春江，前接釣台。是大好居處，杭州舊臨安，西子蒙垢已屢屢矣。」



三十五·無題 一九三三年作

煙水尋常事，

荒村一釣徒。

深宵沈醉起；

無處覓菰蒲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魯迅翁無題詩特多，蓋情感無限，非題目可以概括。此詩在可解與不可解之中，「菰蒲」何指？自有待識者爲之推敲焉！」

三十六·新秋 一九三三年

野菊性管下，

鳴蛩在懸肘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魯迅先生解嘲之作。蓋自譯其語體詩，原作為，「野菊花生殖器的下面，蟋蟀在吊膀子。」懸肘二字，令人絕倒。如不知其底蘊。孰辨其義？」

三十七·古董 一九三三年作

寂寞空城在，  
倉皇古董遷。  
頭兒誇大口；  
面子靠中堅。  
驚擾詎云妄，  
奔逃只自憐。  
所嗟非玉佛；  
不值一文錢。

魯迅舊詩新詮

司空無忌曰：古董逃難，從來遠矣。『照見訪大目，面子鏡中堅。』對仗絕工。一代文豪竟一文不值，詎敢以玉佛之價相較哉？寄意弦外，先生之痛大矣！

三十八·報載患腦炎戲作 九三四年作

橫眉豈奪蛾眉冶？

不料仍違衆女心。

詛咒而今翻異樣；

無如臣腦故似冰。

司空無忌按：離騷有曰：「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此詩起承兩句，蓋據此。橫眉先生，不容於衆雖；笑杖頭腐鼠，老鴟猶嚇。真是八大山人（八大兩字，合觀之；非吳非楚。）哭笑不得。若夫其腦如冰，或可免諸「熱昏」！



十九·無題 一九三四年作

萬家墨面沒蒿萊，  
敢有歌吟動地哀。  
心事浩茫浮廣宇，  
于無聲處聽驚雷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又是無題來了，蛇足大不易加；無聲處何來驚雷？予曰：此心靜也。正惟心事浩茫，欲了無著執，而大地龍蛇，輒不能容此心安靜也。」

四十·秋夜有感

一九三四年作

綺羅舞後送飛光，  
柏栗叢邊作道場。  
望帝終教芳艸變，  
迷陽聊飾大田荒，  
何來酪果供千佛，  
難得蓮花似六郎。  
中夜雞鳴風雨集，  
起燃菸卷覺新涼。

魯迅舊詩新詮

司空無忌曰：「起燃菸卷覺新涼」，真疑迅翁在吾則矣。活畫中夜不寐之况。吾不禁憶及阮步兵說懷之作矣。

四十一。亥年殘秋偶作 一九三五年作

曾驚秋肅臨天下，  
敢遺春溫上筆端。  
塵海蒼茫沈百感；  
金風蕭瑟走千官。  
老歸大澤菰蒲盡，  
夢墜空雲齒髮寒。  
竦聽荒雞偏闕寂；  
起看星斗正闌干。

司空無忌曰：「此詩語語蕭索，或謂此魯迅逝世前最後一首詩。」夢塵空雲齒髮冷，」章法迥異。冷氣襲人，收結兩句，無限情深。竦聽荒雞，大有人間何世之感。詩人曰「生如春花之绚烂，死如秋葉之寂美。」一起看星斗正闌干」真是不勝其寂美也！